

文学

忆我的启蒙老师张世椿

徐秀棠

张世椿先生是我做紫砂雕塑的启蒙老师,一直以来我将其记述为在宜兴紫砂雕塑发展中,学院艺术与紫砂陶艺相结合的第一人。

1954年,我刚刚初中毕业,已拜陶刻艺人任淦庭为师,学习陶刻。当时,听说北京来了个老师在做雕塑,就借住在东坡小学里。我因为爱好美术,就比较关注这位老师的情况。一天,他来到我家隔壁寻找猫咪。找到后,他就摸寻猫的骨骼,现场还画了速写(我那时不懂什么叫模特)。我就一直跟在他的旁边,好奇地观看。他说,他在制作“武松打虎”的雕塑,为了塑造老虎的模样,就通过猫来感受骨骼关节、比例结构等。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“照猫画虎”吧。

之后,我就抽时间到东坡小学去找他,他并不讨厌我在旁边看,见我喜爱雕塑,还跟我交谈。当时,我对雕塑、艺术什么的都没有概念,就是喜欢看搞创作,捏泥人。我还记得他的紫砂雕塑作品“武松打虎”

烧制成的模样,以及他包装、装箱的经过。年轻的我非常羡慕他有这么高的本领,就好奇地问他:“你只比我大3岁,怎么已经中央美院毕业,当上老师了?”他说,他是被徐悲鸿院长破格录取的。听到此话后,顿时我对他肃然起敬。

1958年,我去北京参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联合举办的“民间雕塑研究班”,其间到中央美院去参观。本想在北京可以见到张世椿的,谁知他已经到北大荒了。

上世纪50年代,中央美院江丰院长对用紫砂材质做雕塑特别感兴趣。1955年,宜兴紫砂合作社已经成立,他派雕塑系毕业生冯河、孙善宽、刘志福到紫砂合作社,创作设计了伟人马克思、列宁的半身塑像,塑像有1.2米高。后来,他让美院雕塑老师张德蒂、时宜、赵瑞英、冯河到紫砂厂搞紫砂雕塑创作。我遇到他们时,就询问张世椿的近况如何?知道那时他已调回央美,在壁

画系当“头”了。

一次,我去北京出差,拜访了张德蒂等老朋友,同时拜访了张世椿老师,并参观了他任教的壁画系。我们住在美院招待所,与他有了充分交流的时间。他见到我们很开心,讲起来滔滔不绝。他说起在宜兴遇到的最有趣的事,就是民间男女老少都在一口大铁锅里洗澡。他说这是他从未见过的“宜兴特色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,听说张世椿回扬州了,我们几个人到扬州时就去看望他。在扬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工作室,我看见了多年不见的张世椿,还有他创作的很多小泥人、小动物等。他所彩绘的泥制小鹿,是用西瓜子做耳朵,用小竹枝来做4只脚(扫帚的竹枝),看起来非常有趣。我很佩服他的创作能力。工作室的墙上,挂着不少到扬州来的知名书画家为他所作的书画,其中有程十发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,张世椿到宜兴来见我,谈到顾景舟时,提出要去拜

访他,我就陪同他一起去,老朋友见面,大家都很高兴。

我们尽管在业务上真正接触并不太多,但我非常佩服张老师的雕塑天分。他的雕塑跟别人的风格就是不一样,他有思想,有新的表达方式。张世椿对艺术的要求很高,即使已经快做成的东西,他认为不行就推倒重来,这可能是受当年苏联专家教学的影响,苏联专家对解剖和素描的要求极高。

他本来是可以取得更高艺术成就的,但命运的捉弄,让他中途回到了扬州,这对扬州的青年来说是很受益的,后来扬州产生了一批美术人才。现在回想起来,总觉得,一个艺术家生命的辉煌,除了天分之外,还要有天命与时局来相助。他未达到最佳状态,这有点遗憾。

一直以来,但凡我写到宜兴紫砂雕塑的历史时,从不忘记他是我宜兴做紫砂人物雕塑的第一人,他是我的启蒙老师。往后,凡是紫砂雕塑的从业者,也该记住这段历史。

洵美和桥

许季涛

和桥与时俱进,也有了公众号:“和美和桥”。实至名归也。

而我想诗意一点,用“洵美”形容和桥,不虚夸,不溢美。

“洵美”,来自《诗经》,意为确实美丽。

正如一位哲人所说,人生最值得留恋的有两个地方,一是故乡,一是曾经洒下汗水的土地。作家朱鸿说过:“在我的观念里,故乡像祖国一样神圣。”我与他,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。

我出生、成长和桥,那是有个着一千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镇。和桥,古名鹅洲。这个美丽的名字可是有来历的。

春秋时,吴、越两国你死我活的战争硝烟逐渐散去,范蠡助勾践重新黄袍加身端坐龙椅后,审时度势,决意归隐,偕西施驾小舟一叶游于太湖。一日,来到和桥南首一片滩涂上,夕阳余晖映照这个小镇,恬静,安逸,感觉这里是可以安家立命之所在,两人遂搭起草棚,伺养白鹅,生计自然不成问题。

范蠡为何养鹅?鹅在文学意象中是唯美、清雅的象征。范蠡志存高远,自然喜欢这可爱、高洁的精灵。后昆歌仰先贤,此地便有了“鹅洲”这个美丽的名字,也有了西施荡,归美桥。上世纪90年代,和桥镇区拓宽,4条主干道分别命名为“鹅洲东路”“鹅洲南路”“鹅洲西路”“鹅洲北路”,彰显了历史风华与诗情画意。

历史蹒跚地走到了北宋,其也眷顾和桥这个平畴沃野、河网纵横的富饶之地,横空出世的苏轼居然与偏于一隅的永定见之落泪、断肠么?其实,前人的这类文字记载,只不过是借物抒怀罢了,这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使然,亦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使然。今天我们所见的秋海棠,不仅开在秋天,夏天也是它们自由奔放、张扬生命的季节,尤其是在骄阳似火的盛夏,许多名花收敛而去,唯独秋海棠,在向人们报告着生命的信息、青春的快乐。

我要感谢老伴,是她精心培育的秋海棠给了我生命的启示。我不禁深深地眷恋着,眷恋着笑靥常开的秋海棠了!

此悲凉、凄苦、薄命么?果真让人见之落泪、断肠么?其实,前人的这类文字记载,只不过是借物抒怀罢了,这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使然,亦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使然。今天我们所见的秋海棠,不仅开在秋天,夏天也是它们自由奔放、张扬生命的季节,尤其是在骄阳似火的盛夏,许多名花收敛而去,唯独秋海棠,在向人们报告着生命的信息、青春的快乐。

我要感谢老伴,是她精心培育的秋海棠给了我生命的启示。我不禁深深地眷恋着,眷恋着笑靥常开的秋海棠了!

弥足珍贵的友情

姚秦川

抗日战争爆发后,朱自清被迫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。当时,如何处理手里的那些藏书,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思来想去,朱自清打算将藏书交给蛰居在北平的好友俞平伯,让他“有机会代为售卖,所售之款,拟专作扬州家用”。朱自清的那些藏书都是一些发行量比较大的常见书,值不了多少钱,俞平伯尽自己所能,也只是将它们卖了不到300元。想到朱自清还要抚养好几个孩子,俞平伯又悄悄地向书款里垫进去402元,“有零有整,这样不易被看出来”。

其时的俞平伯在私立中国大学任教,家中人口众多,开销颇大,迫于生计,他只得在日伪背景的《华北作家月报》《艺文杂志》等刊物上发点文章,换取一些生活费,不过他这样做亦遭受了不少白眼。为了帮助好友解决养家难题,俞平伯却毫不犹豫地私下贴补。

当时,远在昆明的朱自清得知书款数额之后,略感意外,特地去信感谢:“弟书承兄代售并设法多得价,感谢之怀,非言可

荆溪,便意思豁然”,鹅洲乡野之秀、民物之盛、风俗之醇,均甲于他邑。筵席上,苏轼乘着酒兴挥毫泼墨,因其曾作“画楼东畔,天远夕阳多”之词句,即以“天远”名邵氏之堂。苏轼参观民瞻新居庭院,盛赞此园构筑甚为精巧,说若是在园中栽上一株海棠,当是锦上添花。苏轼念兹在兹,回四川眉山老家,真的带来一株西府海棠植于园中,也植下了他对鹅洲永定里深沉的爱恋。自此,园中草木亦吐发英华,以相炫耀。

千百年寒来暑往,千百年风霜雨雪,海棠园始终春深如霞,每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澄怀握秀,观赏胜景。东坡先生如看到今日之海棠依然茁壮葳蕤,繁花满树,当展颜慰怀。

一条运河也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和桥,从北往南纵穿镇区,千百年乐此不疲日夜不息地流淌着,朵朵浪花照见了小镇的流变。元泰定,清道光、咸丰年间,由士绅、县令、巡检、镇上士商、举人等自捐或倡募,百姓众人积极响应,运河上先后架起中兴桥、北兴桥与南兴桥,3座大拱桥像3道长虹沟通上塘与下塘,间距匀称,气势恢宏。南兴桥上镌刻对联一副:“紫气千条一贯长虹横鹤洲,霞光万道半轮明月照鹅洲”,精彩地呈现了鹅洲之洵美。

滔滔运河水哺育了两岸人民,也滋养着这片沃土。于是,有了金秋稻菽千重浪,有了粮船首尾相接长达三里的壮观,有了可与无锡媲美的繁盛粮市,有了各地蜂拥而来的大量商贾,有了总总而生林林而群的商肆,有了驰誉遐迩的美名“小无锡”,有了两棵古银杏树下鹅山书院莘莘学子书声琅琅,有了宜兴建校最早的中学,走出了6名和桥籍院士,有了和桥籍当代画坛大师吴冠中笔下那幅意境独到色彩艳丽的《故乡》……

拂去一层层历史烟尘,用心守护厚重的历史文脉,和桥正以青春之姿,合着时代的节拍,焕发更璀璨的蓬勃生机。

这里无处不江南

邵湘君

7月盛夏的北京,恰巧下了一场雨,让风景如画的昆明湖,更置身于烟雨朦胧的江南梦里。

我们从南如意码头上船,在仙境般的昆明湖上泛舟,仿佛荡漾在杭州西湖。这是翠柳垂岸的西堤,堤上一座座江南风味的小桥,这是“杨柳晴有絮”之柳桥,这是“两水夹明镜”之镜桥,这是高拱的玉带桥,与半圆在水中的桥影,构成一个圆圆的月影,还有练桥、麝风桥、界湖桥,虽然形态各异,但都藏着江南风味。西堤上六桥风景,乾隆帝寓意是“春和景明”,她仿佛是另一条苏堤。

古舫游轮继续在仙岚缥缈里

前行。著名的十七孔桥,又映入了眼帘。她如一条长虹横卧在昆明湖上,连接南湖岛与廓如亭,那十七道拱门,道道透露江南风情。听导游解说,那长达150米的桥栏上,有62对汉白玉对望柱,而对望柱上雕着的544只形态各异的石狮,有母子相抱、嬉戏等动态,数量甚至超过了卢沟桥,这石桥、石柱、石雕,无不融合着江南园林精致典雅的工艺。

古舫继续前行,我们的正前方就是碧树成林的万寿山了,山腰间的佛香阁,琉璃瓦金碧辉煌,在碧树丛中更显皇家之气。万寿山后山的谐趣园,正是仿无锡的寄畅园而

建。导游接着介绍:里面的楼、亭、堂、斋、桥、榭等园林建筑,由三步一回、五步一折的百间游廊相接,是中国最负盛名的“园中之园”。

我们来到天子脚下,一艘汉白玉雕成的清晏舫便停靠在我们眼前,这也是仿江南文人私园中的石舫而建,乾隆帝曾以《石舫记》阐释建舫初衷,并引用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之典故。可到光绪19年慈禧太后重建时,将中式舱楼改为西式风格,正式命名“清晏舫”,取自成语“河清海晏”,即黄河水清,沧海波平,寄托对天下太平的祈愿。然而,她忘却了自己的所作所为,正与建石舫初衷背道而行了。

秋海棠

毕士雄

老伴喜欢栽花弄草,本就不大的阳台,几乎成了她的“百草园”。女婿知道丈母娘这个癖好,去年夏天,从外地带回来一株秋海棠。说是“一株”,其实是从主干上剪下的一截枝条。老伴先是不以为然,将它闲放在水中,并不多在意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,奇迹发生了,枝条上居然长出了雪白雪白的须根。老伴喜出望外,特地找来一只大盆,将它移栽进去。此后,阳台上经常见到她忙碌的身影。傍晚,将它搬到窗台上,让它吸吮露水;白天,又把它移到角落阴凉处,避免日晒。浇水、松土、上肥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在

老伴的精心呵护下,它真像雨后春笋一样疯长,到今年夏天,已长有一米多高,阳台上众多的花卉中,数它枝繁叶茂,楚楚动人。

我的兴趣不在花草在文学。“秋海棠”的名字很熟,民国新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秦瘦鸥写的《秋海棠》小说使它的名声不胫而走。现在亲眼看到老伴栽的秋海棠竟如此卓立花群,倒让我动起心来。你看,它的茎、叶、花就是与众不同。它的茎,翠绿似竹,拔节而上,粗壮而有力;它的叶,新荷似的,向外舒展,豁达而大气;更令人称道的是它的花,火球似的,朵朵怒放,奇特而繁多。正

如《花镜》上所说的,秋海棠的花“娇冶柔媚,真同美人倦妆”。

然而,在过去文人的眼里,秋海棠总是与悲凉联系在一起。我读过明人钟惺写的《咏秋海棠》诗,诗中诉说秋海棠的薄命、幽怨:“墙壁固吾分,烟霜亦是恩。光轻偏到蒂,命薄幸余根。笑泣谁能喻,荣衰不敢论。年年秋色下,幽独自相存。”《采兰杂志》中,更有一段对秋海棠悲苦命运来历的描述:“昔有妇人,怀人不见,恒洒泪于北墙之下,后洒处生,其花甚媚,色如妇面,其叶正绿反红,秋开,名曰断肠花,即今秋海棠也。”秋海棠果真如

此悲凉、凄苦、薄命么?果真让人见之落泪、断肠么?其实,前人的这类文字记载,只不过是借物抒怀罢了,这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使然,亦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使然。今天我们所见的秋海棠,不仅开在秋天,夏天也是它们自由奔放、张扬生命的季节,尤其是在骄阳似火的盛夏,许多名花收敛而去,唯独秋海棠,在向人们报告着生命的信息、青春的快乐。

我要感谢老伴,是她精心培育的秋海棠给了我生命的启示。

我不禁深深地眷恋着,眷恋着笑靥常开的秋海棠了!

风入松·周处斩蛟 (外一首)

石全坤

蛟龙作恶四方惊,危害震乡城。子挥宝剑深潭进,堵逃路,垒石严惩。河水绯红染血,怪魔灰暗逃生。

高山天助显神灵,拦截咀生成。巨妖被逼回头遁,尾缠草,翻滚难横。利刃高悬除害,孝侯千载芳名。

甘草墩

慈母患恙觅甘汤,

子隐高墩求妙方。

跪拜心诚仙草茂,

采回煎煮孝亲娘。



倒描天际映倩影

草原之夜 摄